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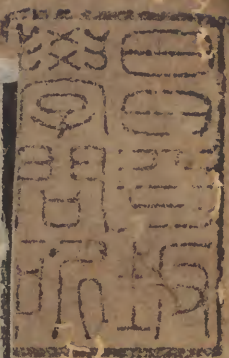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

六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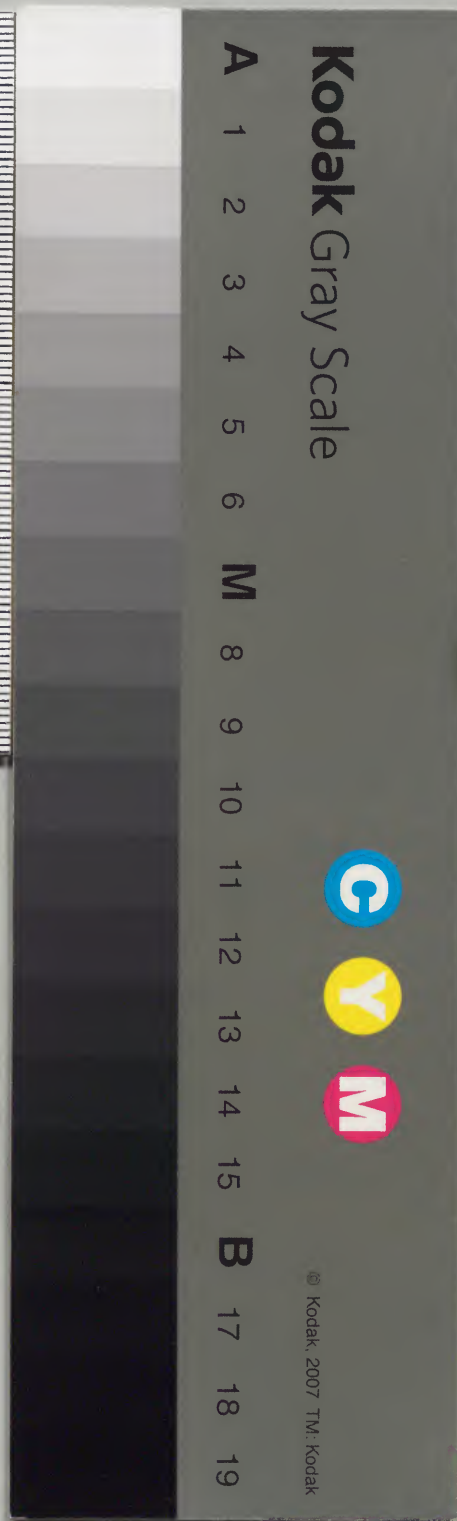
靈樞之卷五之六

五閱五使 三十七
 逆順肥瘦 三十八
 血絡 三十九
 陰陽清濁 四十
 陰陽繫日月 四十一
 病傳 四十二
 淫邪發夢 四十三
 頌氣一日分為四時 四十四
 外揣 四十五

五變 四十六
 本藏 四十七
 禁齋 四十八
 五色 四十九
 論勇 五十
 背膪 五十一
 衛氣 五十二
 論痛 五十三
 天年 五十四



內閣文庫	漢
叢號	漢 11942
冊數	6 (4)
函號	300 175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五

大明太醫院正立

曾楷庠生玄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弟舉人馬燧姪孫馬貞同全校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內有五閱以觀五氣及五氣為五藏之使故名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

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歧伯曰五

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為常歧伯曰

脉出于氣口色見于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

經氣入藏必當治裏

按本紀二帝命俞附岐伯審公察明堂究息脉

此言五官為五藏之外閱而五色尤驗于明堂也夫刺

法有五官如下文鼻為肺之官目為肝之官口辰為脾之官舌為心之官耳為腎之官者是也此五官者可五閱以觀青黃赤白黑之五氣正以五氣者乃五藏之所使如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是也又五時之所別如春肝夏心至陰脾秋肺冬腎是也但五氣所出可以常驗五藏者正以脉雖出于氣口而五色必見于明堂其五色迭出以應五時各如其常惟外經邪氣入藏必當從裏以治之蓋由外固可以知內而病在于裏不得以治外也

帝曰善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辯闕庭必張

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

此言五色雖決于明堂而凡諸部博大者壽必高而病

易也按本經五色篇雷公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頰也即首

面也蕃者頰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欹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辯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于胃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闕庭以清五官安得無辨乎帝以平色獨決于明堂為

疑伯言五官在外曉然可辯其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即兩眉之間也庭者額中也即首面也顏也必開

靈樞五
一
而張乃立明堂以閱之明堂者鼻也其明堂廣大而為
蕃為蔽者又見于外蓋頰側謂之蕃耳門謂之蔽耳四
周之壁既方地角之基又高引垂向外五色又順平博
廣大壽當中百歲也設有病時見此五色則刺之而病
必已蓋如是之人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之以鍼
而刺之也

黃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
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此言五官之所居在也肺在內而鼻為之竅所以司呼吸
也故為肺之官肝在內而目為之竅所以別五色也故

為肝之官脾在內而口唇為之竅所以納五穀也故為
脾之官心在內而舌為之竅所以辯五味也故為心之
官腎在內而耳為之竅所以聽五聲也故為腎之官

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
肝病者皆青脾病者唇黃心病者舌卷短顙赤腎病者顙
與顏黑卷上一

此言五官可以候五藏之病也鼻為肺之官故肺病者
當病喘息其鼻乃張目為肝之官故肝病者其目皆
必青唇為脾之官故脾病者其唇必黃舌為心之
官故心病者其舌必卷而短顙亦必赤耳為腎之官

故腎病者顛與顏皆黑也

黃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如何歧伯曰五
官不辯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牆牆下無
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况加疾哉埤音裨
此言諸部狹小者必殆也五藏之脉安所從出五藏之
色安所從見其常色見者而又至于危皆帝之所疑也
伯言人之五官不可明辯闕庭又不張明堂又狹小蕃
蔽不可見其牆又卑墻下無基垂角向外如是者雖無
病而平常尚殆者况加之各字以有病哉

黃帝曰五色之見于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

形乎歧伯曰府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
度也

此言面部之左右上下各如府藏在中之次舍所以可
觀五色于明堂也帝問五色見于明堂者可以觀五藏
之氣然左右上下各有形可驗而一如其在中之度乎
伯言府藏之在中也各有次舍而面部之左右上下悉
如其在中之度耳故可以觀而知也

按本經五色篇曰
庭者首面也闕上
者咽候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
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
者腎也當腎者膈也面主以上者小腸也面主以下者
膀胱子處也顛者有也顛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日內
皆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
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

股裏也巨虫者膝臑也此五藏六府之部分也此節當與五色篇圖形參看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首節有行之逆順後分肥瘦壯幼等刺法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鍼道于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矢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于物而心生之乎歧伯曰聖人之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為圓去矩而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歧伯曰臨深決水不思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

此言氣之滑澁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

此言鍼道一不汙自然之妙也帝問鍼道畢陳若有所失而據守難堅未知由學問而熟抑亦由心而生伯言聖人之為鍼道者合于三才必有明法以起度數其法式檢押乃可傳之後世也譬之工匠必用尺寸繩墨規矩以為長短平水萬物之平莫過于水故曰平水方圓此乃自然之道其為教易行其行之逆順有常能循其法譬之臨深決水循掘決衝而水易竭經可通也何也正以人之氣有滑澁血有清濁行有逆順皆有自然之妙故耳

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歧伯曰年質

壯大血氣充盈層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
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厚皮而黑色唇臨臨然其血黑以
濁其氣滯以遲其爲人也貪于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
益其數也

此言刺肥人之有法也各有數者各有刺鍼之數也深
而留之者深入其鍼而久留之也此乃刺肥人之數而
下所言貪夫體色氣血其法宜同故并及之且其數又
加益也

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
薄唇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淺而

疾之疾之聲少去

此言刺瘦人之有法也廉薄也疾速也言此等瘦人若
深而留之則氣易脫而血易損故必淺入其鍼而速去
之也

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
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此言刺常人之有法也常人者不肥不瘦之人也視其
人之白者當調以瘦人之數黑者則用肥人之數有等
端正敦厚與上貪于取與者異其血氣必和調也刺之
者固不如肥人之久以留之亦不如瘦人之淺以疾之

但無失其常數而已

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柰何岐伯曰刺壯士真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滯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言刺壯士真骨之有法也有等壯士肉少而骨粗者其肉堅其節緩監監然其勢難動此人者其體若重則氣必滯而血必濁刺此者當深其鍼而久留之如肥人之數其體若輕而勁則氣必滑而血必清刺此者當淺其鍼而疾去之如瘦人之數也

黃帝曰刺嬰兒柰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

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

此言刺嬰兒之有法也毫鍼者九鍼論七曰毫鍼取法于毫毛其鍼宜淺其發鍼宜速日再者寧一日之內復再刺之不可久留其鍼也

黃帝曰臨深決水柰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瀉之則氣竭焉黃帝曰循掘決衝柰何岐伯曰血濁氣滯疾瀉之則經可通也氣濁之濁當作滑

此承首節而言臨深決水循掘決衝之義也所謂臨深決水者正以比人之血清氣滑者疾瀉之而邪氣遂竭猶之臨深淵以決放其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所謂

循搖決衝者正以比人之血濁氣滯者疾，寫之而經脈
可通，猶之循其所掘之壘，仍用力以并掘之，而水可通
也。皆指寫法而言，而自然之妙寓其中矣。

黃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
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
腹。

此承首節而言，脈之逆順，以各經之所行者有自上而
下，或自下而上也。手之三陰，從藏走手者，太陰肺經，從
中府而走大指之少商；少陰心經，從極泉而走小指之
少衝；厥陰心包絡經，從天池而走中指之中衝也。手

之三陽，從手走頭者，陽明大腸經，從次指商陽而走頭
之迎香；太陽小腸經，從小指少澤而走頭之聽宮；少陽
三焦經，從四指之關衝而走頭之絲竹空也。足之三
陽，從頭走足者，太陽膀胱經，從頭睛明而走足小指之
至陰；陽明胃經，從頭頭維而走足次指之厲兌；少陽膽
經，從頭前關而走足四指之竅陰也。足之三陰，從足
走腹者，太陰脾經，從足大指內側隱白而走腹之大包；
少陰腎經，從足心湧泉而走腹之俞府；厥陰肝經，從足
大指外側，大敦而走腹之期門也。夫手之三陰，自藏而
走手為順，則自手而走藏為逆；手之三陽，自手而走頭

爲順則自頭而走手爲逆足之陰經自足而走腹爲順則自腹而走足爲逆足之陽經自頭而走足爲順則自足而走頭爲逆所謂脈有逆順者如此

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于頑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太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筋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

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審乎哉聖人之爲道也明于日月微於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此言腎脈之下行者以衝脈入腎之絡而與之逆行也夫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而獨有足少陰腎經之脈繞而下行與肝脾直行者別何也正以衝脈與之並行故耳蓋衝脈者起于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爲五藏六府之海而藏府之氣皆稟焉其上則出于頑顙滲諸陽經以灌諸經之精下注于少陰腎經之太絡曰太鍾者以出于氣衝又循陰蹠之內廉以入于膕中伏行筋骨之內下至內踝之後凡所屬之別于下者並由少陰之經滲

其脾腎肝之三經此則在後廉者然也其在前者伏行
 出于足面之跗上屬于下之湧泉入循跗以入大指間
 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有邪相結則跗上之脉不動
 不動則氣厥逆而足冷矣然何以知之導病者以言切
 病者以脉其跗上果非必動乃可以明不動之為逆動
 之為順而其有邪與否明矣

○血絡論第三十九 內論邪在血絡及刺法異應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黃帝
 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
 何也血出清而半為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若

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面色不變而煩悒者
 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脉氣盛
 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
 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畜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
 故不能射新飲而液滲于絡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
 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陰氣積于陽其
 氣因於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其新
 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
 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悒者刺絡而虛經虛
 經之屬于陰者陰脫故煩悒陰陽相得而合為痺者此為

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盛也

此詳言刺血絡而其應異者之義也奇邪不正之邪也

奇邪在各篇不一一本經口問篇亦有奇邪二字但奇邪口問言奇邪走于空竅而此則奇邪走于血絡也

不在于經故在于血絡也然有刺血絡而仆者何也正

以脉有氣盛而血虛者必寫其氣以補其血故刺之則

脫氣脫氣則仆也有刺血絡而血出漂射者何也正

以血氣俱盛而內焉陰氣多者其血必滑故刺之則射

也有刺血絡而血出甚少且黑色而濁者何也正以

陽氣畜積久留不寫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也有刺

血絡而血出最清內有半清汁者何也正以新飲之際

而液滲血絡未得合和于血故血出而半為汁也有

刺血絡而發鍼乃腫者何也正以不新飲者身中有水

久則為腫陰氣積于陽分其氣聚于血絡之中故刺之

時血尚未出而氣乃先行所以發鍼而腫也有血出

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然似有脫色者何也正以營衛

二氣暫時相得尚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

相離故其色脫而蒼蒼然也有刺血絡而血出多色

不變然內焉煩悶者何也正以刺絡而經虛其經之屬

于陰者陰脫故煩悅也有刺血絡出血已多而其身

不動搖者何也正以營衛相得合成痺病者此其邪氣
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則陰陽俱以邪氣而有餘雖血多
出而弗能虛所以不至動搖也

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脉者盛堅橫以赤上下無常
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筋則而寫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
數而反各如其度則側

此言視血絡之法也相視也血絡者必盛且堅及橫以
赤其上下無有常處小如鍼而大如筋必側其鍼以迎
而寫之可以萬全故無失上文刺血絡之術數也若失
其術數而與法相反則凡或仆或射等證各如其度以

相應矣

黃帝曰鍼入而肉著者何也岐伯曰熱氣因于鍼則鍼熱熱
則肉著于鍼故堅焉著者著

此言鍼入而肉之所以著也蓋以鍼入于肉中熱氣
溫之于鍼則鍼熱鍼熱則肉著于鍼故不惟熱而又堅
不可拔也

○陰陽清濁第四十

陰陽者陰經陽經也陰經受清氣陽經受濁氣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
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
若一則天下為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聞一人非問

天下之衆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
人其合爲一耳惡去声 夫音扶
此言人之血氣不能爲一所以有亂氣也經水篇言人
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合爲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如
足太陽外合于清水而內屬于膀胱足少陽外合于滑
水而內屬于膽之類是也所以十二經合于五行五行
別爲五色今與十二經水而相應則五色各異清濁必
不相同矣倘其間有入之氣血如一無清無濁則欲分
而應彼十二經水也柰何伯言人身之氣血必不能合
之而爲一也苟人之氣血可以爲一則推之天下皆可

以爲一矣惡有氣血之亂者乎帝遂言余之所問止就
一人之身耳非問天下之衆也伯言自一人之身而言
必有亂氣猶天下之衆必有亂人也其理可合之爲一
耳故知天下必有亂人則一人之身必有亂氣也焉得
謂氣血爲一哉所以必與經水之清濁不同者而相應
也

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
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濁者則下行
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此承上文而言亂氣之義自其清濁相干者成之也大

凡人身之氣始時受穀氣者六府也其府為濁繼而穀
 氣化為精微之氣從上而出則受此精微之氣者五藏
 也其藏為清惟清者注之于陰經正所謂精微之氣也
 惟濁者注之于陽經正所謂渣穢之物也然清濁本非
 二物而陰陽互相為用其陽經之濁中有清者上出于
 咽喉本經憂患無言篇言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人之
通于六府俗其陰經之清中有濁者則其氣下憂患無
謂之食喉言篇言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人之前喉通于五
藏俗謂之氣喉此喉嚨所以出清氣而濁者則下降也由下節觀之則
 喉嚨為上而十二經皆為下耳惟陰與陽不升降則清

與濁始相犯而氣之所以有亂者也

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柰
 何岐伯曰氣之太別清者上注于肺濁者下走于胃胃之
 清氣上出于口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首別字音
驚次別字

如

此承上文而明陰經清而陽經濁濁中有清而清中有
 濁之義也蓋氣之太別而分者受氣者清故清者上注
 于肺肺為陰所以曰受氣者清而清者注陰也受穀者
 濁故濁者下走于胃所以曰受穀者濁而濁者注陽也
 且胃之清氣上出于口即咽喉為水穀之道路所以曰

濁而清者上出于咽也肺之濁氣下注于十二經而內積于膈中之氣海即喉嚨為氣之上下所以曰清而濁者則下行也焉得謂清濁為無別耶
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濁受其濁

此言陽經受濁而小腸為尤濁陰經受清而肺經為尤清然陰經雖皆受清而脾則獨受其濁也帝問諸陽經皆受濁氣何陽經獨受濁氣之甚伯言手太陽小腸經者則上承胃之所受脾之所化其水穀尚未及分而穢

汗俱存此所以獨受陽經之最濁者也其為濁之濁乎且諸陰經皆受清氣何陰經獨受清氣之甚唯手太陰肺經則為五藏之華蓋獨受陰經之最清者也故肺經之清氣上走于空竅之中而其濁氣下行于十二經及內積于膈中之氣海則肺最居上所以獨受陰經之清也其為清之清乎然諸陰皆受清氣唯足太陰脾經則胃中濁氣賴以運化所謂獨受其濁也其為清中之濁乎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澀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

者以數調之也

此言刺清濁者必分陰陽諸經而刺清濁相干則以術數而調之也清氣屬陰故陰經必清其氣必滑濁氣屬陽故陽經必濁其氣必澀此乃氣之常也然陰者主裏既曰清而濁者則下行又曰肺之濁氣下行諸經故凡刺陰經者必深其鍼而又留之陽者主表既曰濁而清者上出于咽又曰胃之清氣上出于口故凡刺陽經者必淺其鍼而疾去之其或清者不升而濁者不降乃清濁相干也當以術數而調之陰經或淺而疾之陽經或深而留之不可以為常也乃一時權變之宜耳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日者即曆書之十日也月者即曆書之一月也天與人

陰陽相合而足經應月手經應日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天為陽地為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為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為陽

此言人身之陰陽合于天之陰陽也積陽為天故天為陽積陰為地故地為陰日為陽之精而曆家紀日者以之月為陰之精而曆家紀月者以之其以人之身而合之日月者奈何伯言人身腰已上為天腰已下為地

六微音大論云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天氣交之分人氣從之王註云天樞穴在臍之兩旁天樞正當身之中上分應天下分應地中唯腰已上為分應氣交天地之氣交合之際謂之氣交唯腰已上為天則體在腰之上者為天屬陽也唯腰已下為地則體在腰之下者為地屬陰也故足者腰之下也足有三陽三陰左右共十二經則與十二月而相應正以十二月者十二支為陰也蓋月生于水水與月皆為陰宜足之在下為陰者應之也手者腰之上也手有十指則與十日而相應每月之內有二旬每旬計十日正以每旬者乃十干為陽也蓋日主于火火與日皆為陽宜手之在上為陽者應之也

黃帝曰合之于脉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

此言足之十二經合十二月之十二支者以其皆為陰也夫十二月固以其屬十二支而為陰矣然自正月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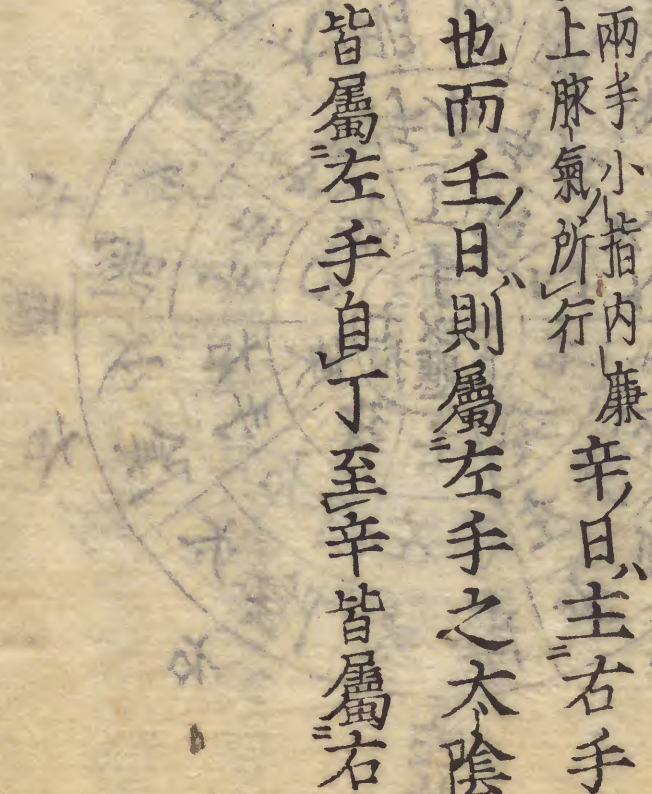
至六月為陰中之陽自七月以至十二月為陰中之陰
但前六月之正二三月又為陰中之少陽故屬左足之
三陽四五月為陰中之太陽故屬右足之三陽是以
正月建寅為陽之生主左足之少陽乃膽經脈氣所屬
也六月建未則為右足之少陽兩足第四指已上脈氣所行二月建
卯主左足之太陽蓋自少而之太乃膀胱經脈氣所屬
也五月建午則為右足之太陽兩足小指外側脈氣所行三月建辰
主左足之陽明乃胃經脈氣所屬也四月建巳則為右
足之陽明兩足次指脈氣所行且陽明之義謂何正ツカニ以正二五六
月為少陽太陽而三四月居於其中則彼兩陽合ハ明ツ于

其前故曰陽明也ツカニ其後七月八月九月為陰中之陰
故屬右足之三陰十月十一二月為陰盡陽生故屬左
足之三陰是以七月建申為陰之生主右足之少陰乃
腎經脈氣所行也十二月建丑則為左足之少陰兩足心出
內踝已上脈氣所行八月建酉主右足之太陰乃脾經脈氣所行
也十一月建子則為左足之太陰兩足大指內側已上脈氣所行九月
建戌主右足之厥陰乃肝經脈氣所行也十月建亥則
為左足之厥陰兩足大指外側已上脈氣所行且厥陰之義謂何正ツカニ以
七月八月為陰之初生而十一月十二月為陽之初生惟
九十月則為兩陰之盡故曰厥陰也厥者盡也

甲主左手之少陽乙主右手之少陽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
丁主左手之陽明己主右手之陽明庚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少陰
壬主左手之太陰癸主右手之太陰

此言手之十指合十日之十干者以其皆為陽也夫十日固以其屬十干而為陽矣然自甲至己為陽中之陽而自庚至癸為陽中之陰是以甲日主左手之少陽乃三焦經脈氣所行也而已日則屬右手之少陽兩手第四指外氣所行乙日主左手之太陽以自少之太乃小腸經脈氣所行也而戊日則屬右手之太陽兩手小指外側氣所行丙

日主左手之陽明乃大腸經脈氣所行也而丁日則屬右手之陽明兩手次指所謂陽明者以少太二陽之火并合也庚日主右手之少陰乃心經脈氣所行也而癸日則屬左手之少陰兩手小指內廉辛日主右手之太陰乃肺經脈氣所行也而壬日則屬左手之太陰兩手大指內側自壬至丙皆屬左手自丁至辛皆屬右手之手之十指所屬者如此



足二十經以應二十月之圖



手十指以應十指之圖



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為陽腰以下者為陰其於五藏也心為陽中之太陽肺為陽中之少陰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陰腎為陰中之太陰

此結上文手足所屬之干支左右各有陰陽少太之義而至于五藏在人亦有陰陽少太之義也夫由足之十二經脈應十二月之十二支者觀之則正月左足少陽二月左足太陽三月左足陽明四月右足陽明五月右足太陽六月右足少陽則是足之屬陽經者正以足本

為陰而陽經屬焉乃陰中之少陽也七月右足少陰八月右足太陰九月右足厥陰十月左足厥陰十一月左足太陰十二月左足少陰則是足之屬陰經者正以足本為陰而陰經屬焉乃陰中之太陰也 由上文手之十指應十日之十干者觀之則甲主左手之少陽乙主右手之少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則是手之屬陽經者正以手本為陽而陽經屬焉乃陽中之太陽也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則是手之屬陰經者正以手本為陽而陰經屬

焉乃陽中之少陰也夫曰手者雖腰以上而凡腰以上者不止于手皆為陽也夫曰足者雖腰以下而凡腰以下者不止于足皆為陰也其在內之五藏亦然心肺居膈之上本為陽也然心為牡藏為陽中之太陽肺為牝藏為陽中之少陰脾肝腎居膈之下本為陰也然肝為牝藏為陰中之少陽脾為牝藏為陰中之至陰腎為牝藏為陰中之太陰蓋以陰陽之大義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中有太有少陽中有太有少故分之為陰陽者其妙有如是夫

黃帝曰以治柰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

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

此言足之十二經應十二月其左右足各有陰陽所屬刺之者當知所慎也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足之少陽太陽陽明故用鍼者無刺左足之三陽經也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足之陽明太陽少陽故用鍼者無刺右足之三陽經也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足之少陰太陰厥陰故用鍼者無刺右足之三陰經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足之厥陰太陰少陰故用鍼者無

刺左足之三陰經也夫足之十二經當知慎刺于十二
月者如此則甲乙丙日不可以刺左手之少陽太陽陽
明丁戊巳日不可以刺右手之陽明太陽少陽庚辛日
不可以刺右手之少陰太陰壬癸日不可以刺左手之
太陰少陰者可類推矣

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為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
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為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也歧伯
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
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

萬此之謂也

按數之可十四句又見素問
陰陽離合論五運行大論

此承上文而言手經之屬十千者乃天地之陰陽而非
四時所次之陰陽正以陰陽之義至曠而不可窮也帝
問五行以東方甲乙木主于時則為春其色為蒼其藏
主肝肝者屬足厥陰也今乃以甲日屬左手之少陽乃
三焦經而不以屬之肝經則是數有不合也伯言臣之
所列陰陽者乃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次相列
之陰陽也由此觀之則陰陽者在四時五行固甲乙屬
肝而在天地之陰陽則又可以三焦屬甲甲與三焦皆
少陽故陰陽各有名色所屬而無形體可泥數之可十
者此陰陽也推之而倍十為百亦不外是散之而可千

者此陰陽也推之而倍千為萬亦不外是變化無窮真
妙矣哉

○病傳第四十二 篇內太氣入藏先發于何藏何日傳何藏即素問病傳論之所謂病傳也

故以病傳各篇然素問以論標本病傳為一篇本經以病本論標本以病傳論病之所傳分為二篇

黃帝曰余受九鍼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
喬摩灸熨刺焮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
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
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 喬躡同素問移精變氣論治之極于一得神者昌此同旨
此言諸方可行于衆病非行于一人然守一可以御萬
也諸方者或導引行氣或躡足或按摩或用灸或用熨

或用刺或用焮或飲藥為醫士者可獨守一法而行之
抑亦盡識而行之伯言諸方者所以治衆人之病病有
不同故治之亦異也豈必于一人之病而盡用之哉故
帝悟諸方雖行于衆病而醫士當知乎守一守一者合
諸方而盡明之各守其一而勿失也庶于萬物之病可
以畢治而無誤矣然守一之理帝能言之而其要在于
生神妙哉神之為一也下文伯始及之

今余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
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
問道昭乎其如日醒寤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

成事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
 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醉
 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
 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脉傳溜木氣入藏腹痛
 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此言守一之旨在于守道以生神故明暗異狀而本病

當知也按神之為義有指入身之血氣言者如素問八

有神指入身自有神氣而言者如上古天真論所謂形與

神俱積精全神調經論所謂神有餘有不足本經九鍼

十二原所謂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本神篇

所謂兩精相搏謂之神怵惕思慮則傷神也有指醫工

之鍼法言者如八正神明論所謂請言神神神神則指

上土之心法有如是也有自醫工本身神氣言者如終

始篇所謂道意二神實命全形篇所謂一曰治神皆指

末鍼之時而言又如九鍼十二原所謂神在秋毫神儀

勿去實命全形篇鍼解篇所謂神無營于衆物皆指用

鍼之時而言也有自病人神氣言者如九鍼十二原所

謂上守神終始篇所謂以移其神八正神明論所謂善

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鍼解篇所謂

正其神制其神也有自醫工言者如邪氣藏府亦

形篇所謂知其病命曰神也又自道之神妙而言如天

元紀大論所謂陰陽不測謂之神然亦可以指贊揚神

聖而言也若此篇所謂神與俱成神自得之生神之理

乃就醫工之精神心法鍼法而統言之也必帝問病有

陰陽虛實及傾移之過大抵內經謂可治之屬凡病有

類余皆聞之然有變化不測浸淫相傳以至于絕敗而

不可治者乃余之未聞也是帝本以大病難知為疑而

伯乃以上文守一之旨為答遂嘆道之有要明者為醒

而暗者為瞑果能佩而服之則神自生而與道俱成又
能終身服之則神自生而與法俱得然此生神之理可
著于竹帛以傳之天下後世蓋上達必由心悟可以符
其人而後行也雖子孫亦不可傳之猶梓匠輪與能使
久規矩不能使人巧故父不得以私諸子也凡明此道
者如蠶之解如醉之醒是謂昭乎如日醒也惟惑與醉
二端可着
得醒字故
借言之昧此道者如病之瘖無聲難聞如雲之漠無
形可據是謂窅乎其如夜瞑也何也凡病之變化溢傳
絕敗而不可治者其毫毛折腠理開正氣橫傾邪氣泮
衍大邪入藏而腹痛下傳誠有易死難生者非有守一

之神烏能治若病哉

黃帝曰木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
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按
素

問標本病傳論云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效二日
脇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
中

此承上文而言木氣入藏者即五藏之相對為傳遂以
心之病傳者而先言之也木氣入藏者即素問標本病
傳論之所謂病傳也夫病傳者病若先發于心其證先
心痛以藏真通于心也故火來乘金一日即傳之于肺
其證當為欬以肺之變動為欬也又三日則四日矣金

來乘木傳之于肝其證當脇支痛以肝脈循脇肋也又
 五日則九日矣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閉塞不通
 身痛體重以脾主肉而肉重也又三日則十二日矣其
 病不已則死但冬屬水而冬之夜半其水尤勝惟水尅
 火故冬死于夜半夏屬火而夏之日中其火尤勝今心
 火已絕火不能持故夏死于日中也按素問言病靈樞
 之言也蓋素問承上文其甚者獨衍而言耳
 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下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
 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標本病傳論云肺病喘欬三日而
 脇支痛痛下日身重體痛五日而
 張十日不已死
 冬日入夏日出

此言邪氣入肺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肺其證
 當為喘為欬過三日則金來乘木傳之于肝其證當脇
 支痛痛又一日則四日矣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
 身重體痛又五日則九日矣脾邪乘胃其證當為脹又
 十日則十九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日入在申時
 雖屬金金衰不能扶也故冬死于日入夏之日出在寅
 木旺火生肺氣已絕非火盛而死故夏死于日出也
 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
 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脇支
 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
 腰脊小腹痛脛痠三日不已
 死冬日入夏蚤食蚤當從早

此言邪氣入肝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肝其證當頭目眩而脇支滿過三日則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體重身痛又五日則火來乘土傳之于胃府其證當為脹又三日則土來乘水傳之于腎其證當腰脊小腹俱痛脛中覺痠正以腎脉起于足循膈内出膈内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又腰為腎之府故病如是也又三日則十四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日入在申以金旺木衰故冬死于日入夏之早食在卯以木旺亦不能扶故夏死于早食也

病先發于脾十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膈膀胱

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標本病傳論云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脹脊

痛脛痠二日背脇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此言邪氣入脾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脾其證當身痛體重一日而傳于胃府其證當為脹又二日則三日矣土來乘水乃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腰脊痛而脛痠也又三日則六日矣腎自傳于伏膂之脉膀胱之府其證當背脇筋痛而小便亦閉也又十日則十六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之人定在亥以土不勝水故冬死于人定夏之晏食在寅以木來尅土故夏死于晏食也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膈膀胱五日而上之

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暎標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筋痿二三日背肌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暎徒結切

此言邪氣入胃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胃病者其證當脹滿五日則胃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腰脊痛而筋痿也又三日則八日矣腎病自傳于府其證當背肌筋痛而小便自閉也又五日則十三日矣又上而傳之于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二日則十五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半夜屬子土不勝水故冬死于夜半夏之日昃在未土氣正衰故夏死于日昃也按標本病傳論云五日身體重與此五日而上之心者不旬又六日不已死與此二日不旬死亦不旬下節大抵皆然

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齊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

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標本病傳論云腎病者少腹腰脊痛筋痿三日

背肌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二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此言邪氣入腎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腎病者其證當少腹腰脊痛筋痿三日則自傳于膀胱之府其證當背肌筋痛而小便亦閉也又三日則六日矣水來乘火膀胱上而之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三日則九日矣心自傳小腸之府其證當小腹脹也又二日則十一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大晨在寅未夏之晏晡以向昏土能尅水故冬死于大晨而夏死于晏晡也

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

二日不已死冬鷄鳴夏下晡標本病傳論云膀胱病小便

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死冬鷄鳴夏下晡標本病傳論云膀胱病小便

此言邪入膀胱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膀胱病者其證當

小便閉五日則自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脹腰脊痛而筋

痠也又一日則六日矣水來乘火腎傳之小腸其證當

小腹脹也又一日則七日矣又傳之于心其證當心痛

也又一日則九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之鷄鳴在丑土

尅水故冬死于鷄鳴夏之下晡在申金衰不能生水故

夏死于下晡也

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

三四藏者乃可刺也標本病傳論同按難經五十三難七

傳者死間藏者生與此篇大義同此結言相傳而為甚者死不可刺間藏而為生者可刺

之也諸經之病皆有相尅之次是相傳為病之甚甚者

獨行故有死期不可刺若間傳而為相生則間一藏為

始及三四藏是乃相生之次所謂間者并行乃可刺以

治之也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內有淫邪淫衍使之人此

黃帝曰願聞淫邪淫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

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

使久卧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内
 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内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
 乎歧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
 而燔炳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甚當作則夢
 墮盛當作甚則夢取甚飽則夢予同肝氣盛則夢怒肺氣
 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
 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
 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按陰氣盛至肺氣盛又見素問脈
要精微論外方盛衰論亦有諸夢
 此承前篇而明淫邪泮衍之義先以藏府十二盛之發
 夢者言之也淫邪者非另有其邪即後篇燥濕寒暑風

雨之正邪從外襲内而未定舍及淫于藏府即前篇
 之大氣入藏也與營為陰氣衛為陽氣者俱行而與魂
 魄飛揚使人卧不得安而多發為夢此邪淫之于府則
 府主外其外為有餘而内則不足此邪淫之于藏則藏
 主内其内當有餘而外則不足試以有餘者觀之陰氣
 者營氣也營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有恐懼之狀蓋太水
 屬陰故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盛則夢見大火而有燔
 炳之勢蓋太火屬陽故也若陰陽俱盛則營衛二氣皆
 盛也内外有餘陰陽相爭其夢主于相殺且手部屬陽
 故上部邪盛則夢飛揚足部屬陰故下部邪盛則夢墮

墜如饑至太甚則夢有所取如飽至太甚則夢有所與
肝之邪盛則夢多怒以肝之志為怒也肺之邪盛則夢
恐懼哭泣而飛揚以肺之聲為哭也心之邪盛則夢善
笑而恐畏以心之聲為笑而其志主于憂也脾之邪盛
則夢歌樂及體重不能舉以脾之聲為歌而其體主肉
也腎之邪盛則夢腰脊兩解不相連屬以腰為腎之府
也凡此十二盛者在府則有餘于外在藏則有餘于內
凡有夢至時即知其邪之在何藏府遂用鍼以瀉之其
邪可立已矣蓋府夢為府藏夢為藏也
憂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

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丘陵木澤
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
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
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鬪訟自剗客於陰器則夢接內容
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窮
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膻則夢洩便凡此
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窮力
交切

此舉藏府之十五不足而發之為夢者言之也厥氣者
即下篇之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凡藏府內傷之邪也其
邪氣客于心則夢見山林煙火以心屬火也邪氣客於

肺則夢飛揚及金鐵之奇物以肺屬金也邪氣客于肝則夢見山林樹木以肝屬木也邪氣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以脾屬土也邪氣客于腎則夢臨于深淵或没居于水中以腎屬水也邪氣客于膀胱則夢出遊行以膀胱經徧行頭項背腰胫足也邪氣客于胃則夢飲食以胃主納食也邪氣客于大腸則夢田野以大腸為傳道之官其曲折廣大似田野也邪氣客于小腸則夢會聚之邑居或衝要之道衢以小腸為受盛之官其物之所聚似邑衢也邪氣客于膽則夢聞訟自刺以膽屬木脾主土與肉木能剋土而肉傷也邪氣客於

陰器則夢接內以陰器為作強之官也邪氣客於項則夢斬首以項為邪所傷也邪氣客於足脛則夢行走不能前及居深地窮苑中以脛為邪所傷行走不能也邪氣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起以拜起主于股肱也邪氣客于胞膈以膀胱為胞膈之室而胞膈在膀胱之內故邪客之則洩便也凡此十五不足者在府則不足于內在藏則不足于外凡有夢至時即知其邪之在何藏府遂用鍼以補之其邪可立已矣蓋府夢補藏藏夢補府也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內有一日分為四時故多篇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濕寒暑風雨陰陽

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多余知其然也夫
 百病者多以且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
 使然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
 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且慧
 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
 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長上

此言百病皆且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也夫百病必始
 于外感內傷故燥濕寒暑風雨者外感也陰陽喜怒飲
 食居處者內傷也邪氣相合于藏而病形成得其分藏

而病名別然病雖不同大抵且慧晝安夕加夜甚帝之
 所以疑也伯言一日之間合于四時之氣朝則為春日
 中為夏日入為秋半夜為冬故人氣者衛氣也衛氣為
 陽氣朝則出于目自足太陽經之睛明穴以行于足手
 陽經其氣始生于朝故病氣者邪氣也邪氣不能敵人
 衛氣而且時乃爽慧焉日中則衛氣漸長而猶能勝邪
 故能安夕則衛氣行于陽經者周而將入于陰經其氣
 始衰彼邪氣勝衛氣而始生故病加夜半則衛氣行于
 陰經全入于藏彼邪氣獨居于身故身不能支而病甚

也人氣為衛氣之義見素問生氣通天論及本經衛氣行篇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粗

此言病有不應且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而惟上工則能順其時也帝疑病有且晝或加或甚而夕夜或慧或安者故伯言此乃藏氣獨主其病而不應一日分為四時之氣也如脾病不能勝且之木肺病不能勝晝之火肝病不能勝夕之金心病不能勝夜之水故為加為甚也若人之藏氣能勝時之氣如肺氣能勝且之木腎氣

能勝晝之火心氣能勝夕之金脾氣能勝夜之水故至于慧且安也治之者能順其時如脾病不能勝且之木則補脾而寫肝肺病不能勝晝之火則補肺而寫心肝病不能勝夕之金則補肝而寫肺心病不能勝夜之水則補心而寫腎斯病可與期也彼粗工者則逆之而已惡足以知此

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為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為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

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為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
 巳其音宮其味甘肺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
 庚辛其味辛腎為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
 其味鹹是謂五變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缺波伯曰藏主冬冬
 刺井色主春春刺榮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
 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

此詳言刺五藏者有五變五變主于五輸也法有不同
 之謂變五輸者即井榮輸經合也刺五藏而有五變者
 以五藏有不同也肝為陰中之陽心為陽中之陽故皆
 稱曰牝藏脾為陰中之至陰肺為陽中之陰腎為陰中

之陰故皆稱曰牝藏其各藏之曰色曰時曰音曰味曰
 曰不同如此是之謂五變也然五變主于五輸者何也
 蓋五藏主于冬故凡病在于藏者必取五藏之井如肝
 取木敦心取少衝之類色主于春故凡病在于色者必
 取五藏之榮如肝取行間心取少府之類時主于夏故
 凡病時間時甚者必取五藏之輸如肝取太衝心取神
 門之類音主于長夏故凡病在于音者必取五藏之經
 如肝取中封心取靈道之類味主于秋故凡病在于胃
 及飲食不節得病者必取五藏之合如肝取曲泉心取
 少海之類是之謂五變以主五輸所謂五五二十五輸

以應五時者如此

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按後世鍼灸書言陽經之俞即為原陰經俞并

于原故治原即所以治俞今考此節當以經穴治之可以代原則後世以俞穴代之者非經有也
此言六府之原穴不應五時而以經合之遂成三十六輸之數也帝疑五藏無原穴六府有原穴今治之者乃刺五俞而不及原則諸原與五時何合而於以足六輸之數伯言井榮輸經合合于五時唯六府之原獨不應于五時故治病者以經穴合之如大腸取合谷之類以應六輸之數故六六三十六輸而治府之法在是矣

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榮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此申言五變治五輸之義也本節釋義已具上第三節中

○外揣第四十五內有司內揣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授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于一而終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溢

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
毛渾東為一可乎歧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
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歧伯曰夫治國者
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為一乎黃帝曰願
卒聞之歧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
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
搖則應和盡得其情黃帝曰審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
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
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
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

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
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刺節真邪論及素問靈蘭秘典論皆藏此
此言九鍼之要欲渾東為一者唯至明而已夫九鍼者
其小無內其大無外其深不可以為下其高不可以為
蓋惚惚恍恍其妙無窮泛溢漫散其流無極上合天道
四時中合人事然而未得其要道茲欲雜如毫毛之繁
者而渾東為一帝之所以問也伯言鍼道固然治國亦
然皆有要道務使小大深淺合之而為一焉可也觀之
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
失其聲故一動搖之間則相應相和而盡得其情矣帝

知伯之所言不過至明以察陰陽而已乃言人身之陰陽雖昭昭小明亦不可蔽正以其不失陰陽之義也惟合陰陽而察之切陰陽而驗之見陰陽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則據五音五色而五藏盡明矣設使五音不能彰五色不能明則陰陽不明而五藏在人身者如水波蕩然紊亂無紀故必知內外有相襲之妙真若梓鼓聲響形影之相合則人身之音與色是之謂遠可以言外也而即外可以揣五藏之在內者人身之五藏是之謂近可以言內也而即內可以揣音與色之在外者此乃陰陽之極天地之蓋不可以輕泄之也五卷終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六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蔣仲化註證

弟舉人古江馬捷仲陽校

○五變第四十六

末節有五變之紀故各篇大義見末節下

黃帝問于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痺或為寒熱或為留痺或為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上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為去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

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天之有私而人有避
不避之異也

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
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創斲木之
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馳至其交節而缺斤斧
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况其材木
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
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又曝木旱則脆木薄皮
者枝條汁少而葉萎又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流

卒音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杙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
木根挫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况于人乎黃帝曰以
人應木奈何少俞荅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
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
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

此總言人之感邪成病者以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
也帝問一時遇風同時得病而病有各異除不病者言
也少俞言人之所以感于邪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
之不堅固耳試觀一木之中尚有堅脆故匠人斲削者
有斧斤之所不能入蓋以堅者必剛也有斧斤所加而

木皮即脆者蓋以脆者必脆也不惟一木堅脆不同凡
木生之皮有厚薄汁有多少者寧能同哉是以木之有
花與葉而蚤發先生者不惟四時之難歷也遇春霜烈
風亦花落而葉萎矣木之質脆皮薄者遇水曝木旱亦
枝枯而葉萎矣木之皮薄汁多者遇久陰淫雨亦皮潰
而漉矣濕漉時或有卒風暴起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枝
折而朽傷矣時逢秋霜疾風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根挫
而葉落矣凡此五者尚為風所傷况于人乎然以人應
木者正以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有堅脆而堅者不至
于有傷蓋必先傷其枝而後皮汁漸傷也人有常病於

風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而後漸入于府
藏耳何以異于木之先傷其枝者哉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肉不
堅腠理疎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荅
曰腠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
疎此言其渾然者理者之理當作行

此承上文而言善病風厥者以其腠理之疎也素問陰
陽別論評熱病論篇皆有風厥素問瘧論及本經逆順
篇皆言無刺漉漉之汗則風厥者其汗必漉漉然也少
俞言肉不堅則腠理必疎為能病風然所以驗其肉之

不堅者唯腓腸之上膝後曲處為臃乃委中穴所在也
其肉不堅而無分理者其理必粗粗理而皮不堅緻則
一身之腠理必疎所以善病風厥也此乃言其肉之渾
然者則皮必密理不疎尚何病風之有

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瘵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
弱者善病消瘵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
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
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膚而日堅固以深
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胃中畜積血
氣逆留臆皮充肌血脉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

消瘵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消瘵者以其心則剛強而五藏與
肌肉則柔弱也消瘵者多饑渴而肉瘦瘵則內熱也少
俞言此人者五藏柔弱心則剛強剛強多怒五藏柔弱
則易傷耳何也正以其皮膚甚薄肌肉甚弱其目堅固
所以深其人甚剛有長衝直揚之勢故心剛則多怒怒則
氣上逆血為之積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大怒氣為之留
皮膚肌肉為之充塞而血脉不能通所以蒸而為熱熱
則消肌膚而消瘵之病成矣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

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
一也少俞答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
小皮膚薄而其肉無腠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
天同色汗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
病寒熱也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寒熱者以其骨小肉弱色濁髓枯
也蓋欲知骨小必驗顴骨顴骨者目下高骨乃骨之本
也即顴有大小而周身之骨大小可驗則骨小者所以
易病寒熱也欲知肉弱必驗周身之肉與兩手之臂今
皮膚既薄而其肉無腠無腠者肉無分理也其臂懦懦

然而弱則肉弱者所以易病寒熱也面有天地人三部
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汗然甚濁獨異于上中二
部則色濁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髓之虛滿又驗臂
之厚薄故臂薄者其骨必小其髓不滿惟髓不滿則腦
為髓之府凡風池風府內通于腦而邪易入之所以易
病寒熱也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
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
下者各視其部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痺者其人理粗肉脆而痺之所成

其高下各視乎分部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稽積留止大聚乃起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其腸胃之惡也

猶俗云蓋欲知腸胃之惡必驗之皮膚之薄而不潤澤

不好也不潤澤者無血也其肉不堅而反為淖澤淖澤者推之

則移也如此則其在內之腸胃必惡惡則風寒暑濕之

邪氣留止積聚以傷腸胃其衣食寒燠又不以次所以

邪氣漸至而稽積留止至于大聚從此而日成矣

百病始生篇第六十六

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

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

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此承上文而言所以成病之時當明五變之紀也按素

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

運行之數寒濕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

可調即如太陽之政乃辰戌之紀也其年為太陽司夫

太陰在泉有勝復民病其初主氣自厥陰以至太陽固

無所易其客氣自少陽以至太陽加于其上民病隨時
而生故時高則病起時下則病始時高者方臨方復之
時也時下者勝者復而復者又勝也蓋病始為起病危
為殆耳雖脈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且其因形
而生病如木形之人而病于戊癸之年乃五運以為五
其變之紀也即辰戌之紀餘歲可推矣太義詳見六元正
紀大論中

○本藏第四十七

內推本藏府吉一
凶善惡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
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

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
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
經脈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
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
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
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
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
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
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
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

恐然猶不免于病何也願聞其故波伯曰審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大小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大小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此詳言人之易感於邪者以藏府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愛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肺中悅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瘴熱

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之能傷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憂易傷之也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心之高者則心之上為肺當滿于肺中肺與心相著乃多煩悶而心竅不通必為健忘及難以善言開之也若心下則易傷于寒及易以言恐之矣心之堅者則藏安守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脆則善病消瘴熱中多內傷之病矣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人言皆不能傷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

由此觀之則心宜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脆正而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猶是耳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胃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效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效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痺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胃偏痛也

此言肺有善惡吉凶也肺之高者則病上氣竦脊而息及為效嗽消痺者消渴而癰熱也

肝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

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悅為息賁肝下則逼胃

脇下空脇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痺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脇下痛也

此言肝有善惡吉凶也肝之高者則其經脈所行及所謂支別者上奔迫切脇下多悶當為息賁之證

按素問云肝生于左至真要大論王註言肝居下左則肝生于下胃當在上何為能下逼于胃意者在左為肝在右為脾肝與脾並故可以言下逼于胃也則王氏言肝生下左者謬矣

脾小則藏安難傷于邪也脾大則苦凌肺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肺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于大腸下加于大腸

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痺易傷脾

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眇音

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腸下軟肉，眇也。

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

邪腎高則苦背脊痛，不可以俯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少

俛仰為孤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瘻，易傷

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尻音敲，腰腎

此言腎有善惡吉凶也。

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

此結言五藏二十五異者，人之苦于常病也。二十五異者曰小大曰高下曰堅脆曰端正曰偏傾也。五藏則為

二十有五矣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

心大無羸肝者，心高羸肝小短舉者，心下羸肝長者，心下

堅羸肝弱小以薄者，心脆羸肝直下不舉者，心端正羸肝

倚一方者，心偏傾也。羸音結，肝音于

此言欲知心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羸肝也。羸肝

者胃下蔽骨也。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

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

者，肺端正脇偏疎者，肺偏傾也。疎當作疎

此言欲知肺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肩背膺腋喉脇
之類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曾反散者肝高合脇兔
駁者肝下曾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
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駁音交

此言欲知肝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曾駁膺腹之類
也

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
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可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
唇偏舉者脾偏傾也

此言欲知脾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唇也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
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
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好去一

此言欲知腎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耳也
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此結言上文二十五異者善于持守則安而持守之功
減則不免于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
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太熱不能

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于病者何也願聞其故歧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于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于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為人平反覆言語也

此言人有病有不病者以五藏之有善惡吉凶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歧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

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此言五藏與六府相合而亦有知六府之法也腎合三焦者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也

黃帝曰應之奈何歧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此言欲知大腸當驗之皮也

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此言欲知小腸當驗之脉而脉又當驗之于皮也

脾應肉肉胛堅大者胃厚肉胛糜者胃薄肉胛小而糜者

胃不堅肉胛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腕約不利肉胛不

堅者胃緩肉胛無小裏累者胃急肉胛多少裏累者胃結

胃結者上腕約不利也胛音聞

此言欲知胃者當驗之肉胛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

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

多紋者膽結也

此言欲知膽者當驗之爪也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

薄疎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

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此言欲知三焦膀胱者當驗之皮毫腠理也三焦為右

腎之府膀胱為左腎之府觀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則

分明有形者也後世難經以為有名無形者蓋未考此

故耳若營衛生會篇之三焦則居于前者果有名而無

形也按三因方云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

對有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有形可見

有二舉子徐道少嘗醫瘰癧病有精思曰齊嘗太饑羣丐

相鬻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見右腎之下有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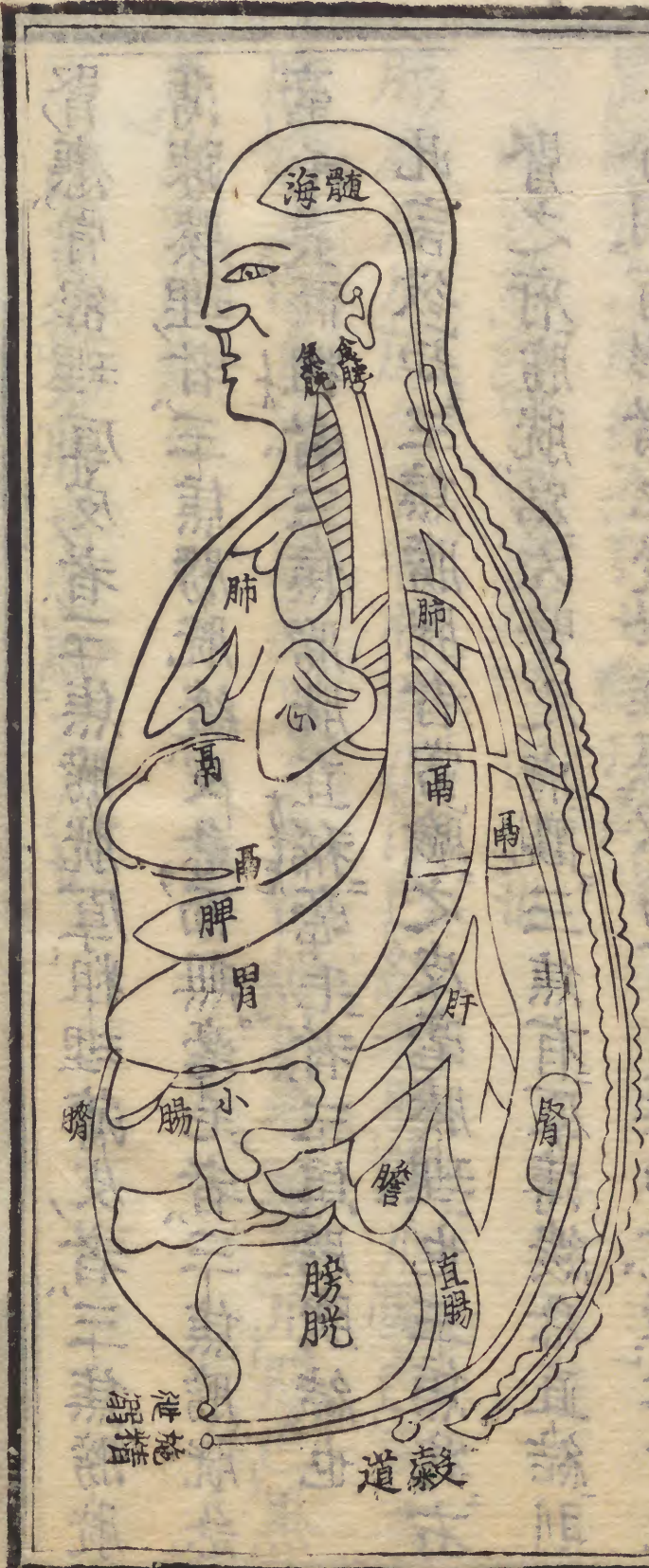
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

上貫于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荅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此言視其外之所應而可以知內之所病也

五藏六府總圖



○禁服第四十八

服事也詩大雅友篇有我言維服內論脈有關格宜用灸刺藥法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于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于意矣外揣言渾東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受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偏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于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于後世絕于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于是也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

虛者實實者虛而虛實自止矣又血絡者病之可見者也前論從而寫之庶血去盡而病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

此言方成宜約而當以天下師自期也蓋約方猶之約囊囊滿而弗約則輸泄于外方成而弗約之則法雖在而無所主持故吾之神弗能與俱不可以愈病也神之為義詳前病傳篇彼雷公雖以下材工自謙不知帝之所以

望之者為天下師也所謂天下師者唯知經脈篇為始耳下文正詳言之

雷公曰願聞為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木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此言寸口人迎之脈各有所主而合四時者為無病也寸口者居右手寸部即太淵穴去魚際一寸故曰寸口以其為脈氣之所會故又曰脈口又曰氣口寸口主中乃足手太陰經脈所見也人迎者居左手寸部蓋人迎乃足陽明胃經之穴名而其脈則見于此故即以人迎

稱之以胃為六府之先也。人迎主外，故左關為東為春，左寸為南為夏，所以謂左寸為外，凡足手六陽經之脈必見于此。右寸為秋為西，右關為中央為長夏，其兩尺則為北為冬，所以謂右寸為內，凡足手六陰經之脈必見于此。然寸口之脈，在內而出于外，人迎之脈，在外而入于內，即如人迎一動為足，少陽膽經寸口一動為足，厥陰肝經則肝與膽相為表裏而一出，一入兩經本相應也。餘經表裏可以類推見下文故俱往俱來，若引繩齊等而春夏之時則人迎比寸口之脈為微大，秋冬之時則寸口比人迎之脈為微大，乃為平和無病之人也。蓋曰微大則

是平和之脈耳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間去聲 數音朔

此言人迎大于寸口之脈可以驗足手六陽經之病而

有治之之法也人迎較寸口之脈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少陽膽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少陽三焦經有病也躁者一倍之中而有更躁之意下文二倍三倍四倍其躁可少意會較寸口之脈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太陽小腸經有病也較寸口之脈大者三倍則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倍而躁乃手陽明大腸經有病也其各陽經之脈盛則為熱虛則為寒脈緊則為痛痺脈代則病為作甚作間即下文之作痛作止也然所以治之者脈盛則分經以瀉之脈虛則分經以補之脈緊為痛痺則取其分肉之病在何經脈代則取

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藥以調之脈陷下者則血結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如一盛瀉膽以補肝二盛瀉膀胱以補腎之類茲則取之于膽而不取之肝取之膀胱而不取之腎之類也或用鍼或用灸或用藥止在本經而不求之他經故名之曰經刺也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人迎之脈大于寸口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陽脈甚盛名曰溢陽溢陽者為外格蓋格者拒也拒亦陰脈于內而使不得運于外也其證當為死不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蓋先病為本而後病為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可也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
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
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
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弱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
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
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脉血終于中中有著血血
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各曰經刺寸口四倍者
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
溫以驗其藏府之病

此言寸口大于人迎之脉可以驗足手太陰經之病而

有治之之法也寸口較人迎之脉六者一倍則病在足
厥陰肝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厥陰心包絡經有病也較
人迎之脉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倍而躁
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脉大者三倍則病在
足太陰脾經若三倍而躁乃手太陰肺經有病也其各
陰經之脉盛則為脹滿其胃中必寒而食亦不化虛則
其中必熱而所出之糜亦不化且氣亦少弱色亦必變
也脉緊則為痛痺脉代則為乍痛乍止然所以治之者
盛則分經以瀉之虛則分經以補之緊則取其痛痺之
分肉在于何經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

血及飲藥以調之脉陷下者則徒灸之也徒但脉既陷下
 則血結于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
 以本經取之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多之曰經刺也義
 篇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寸口之脉大于人迎者四倍
 且大且數則陰經甚盛名曰內關內關者開六陽在外
 而使之不得以入于肉也其證當為死不可治凡此者
 必宜審按其本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可也
 通其營輸乃可傳于木數木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
 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
 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脉急則引脉大以弱則欲安

靜用力無勞也

此承上文而申言以叮嚀之正約方之木術數也凡為
 醫士者固以明經脉篇為始然必先明本經本輸篇如
 井榮輸經合之義則經脉始可明也遂可傳以木數如
 上文盛則徒寫之等云也大數大義具本經終始篇所謂盛則徒寫
 之者但寫而無補也虛則徒補之者但補而無寫也緊
 則為痛痺或灸或刺或飲藥三者可兼行也脉陷下則
 但灸之而已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取陽經者不取陰
 經取陰經者不取陽經此之謂經治其飲藥灸刺三者
 亦可兼行也且其脉急者可加導引之功或脉大而弱

者則當主于安靜雖有用力不至大勞也此乃太法之
 所在即約方之要者而外揣渾東為一之義盡矣庶可
 以為天下師若未滿而約之則是不知經脈而欲知術
 數也僅足以為工耳豈非以下材自限者哉鳴呼帝割
 所言之法而用藥補寫亦猶是也然則本輸經脈終始禁服
 等篇乃醫籍中至寶惜乎後世
 廢而不講萬古如長夜然痛哉

○五色第四十九篇內有五色言
 病之義故名

雷公問于黃帝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
 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
 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

壽必中百歲此節太義與前五闕
 五使篇第二節相同

此言五色雖決于明堂而諸部亦宜廣大也五色獨決
 于明堂五闕五使篇之言而公舉以問之也

雷公曰五官之辯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
 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
 極五藏安于胃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
 官惡得無辯乎惡音
 烏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有辯也五闕五使篇有五官已
 詳之言而公亦舉以問之也鼻為明堂其骨貴高以起
 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詳見第六節
 六府挾其兩側
 詳下第十一節

眉間為闕顏為庭故庭即首面所以在于闕庭也下極
 在兩目之間係心之部故曰王者所居之宮在天下極
 以心為君主之尊也惟五藏能安于留中則其真色已
 致病色不見明堂之色自然清潤此五官之可辯者如
 此
 雷公曰其不辯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
 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
 死矣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色可以辯病之死生也公以五
 色有不可辯者為疑帝言五官之色未有不可辯者也

故五者之色各出其部分其何部之骨陷者必不免于
 病其何部之骨不至陷下而僅有五色相乘襲者雖病
 甚亦不至于死也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為痛黃赤為熱白為寒
 是為五官

此正言五官之色見于何部可以知其在中之病也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
 其脉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木緊以浮者
 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沈而滑者病
 日損其脉口滑以沈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脉滑盛以浮

者其病日進在外脉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
病難已病之在藏沈而大者易已小為逆病在府浮而大
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于寒氣口盛堅者傷于食
此言病之間甚内外可即人迎脉口以知之也公以病
之益甚方衰難知為疑帝言人迎主外脉口主内外内
皆在其病可得而知也切其脉口而滑脉兼小及緊以
沈者其病當在中而為益甚也切其人迎而脉氣既
大兼緊以浮者其病當在外而為益甚也然脉口不
但脉滑兼小及緊以沈者為益甚雖滑而帶浮者亦病
必日進也人迎不但脉大兼緊以浮者為益甚若沈

而帶滑則病可日減也由此觀之則脉口浮而帶滑
者病固日進雖滑而帶沈者亦然但其病在內所謂一
盛二盛三盛乃六陰經之為病也義見前篇人迎必沈而帶
滑者幸得日損若盛以浮者必不能損而為日進但其
病在外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陽經之為病也義見前篇
不寧唯是醫上用指以脉之傷寒論曰脉之者本此人迎與寸口
其脉氣或大或小或大相等者則外感內傷俱未盡滅其病
為難已也然病在六陰謂之在五藏也必沈而大者其
病易已蓋沈為在內大則有力也若沈而帶小則病之
在藏者未已也病在六陽謂之在六府也必浮而大者

其病易已蓋浮為在外大為易散也何以知人迎之為外感也惟其脈之盛而且堅是必傷于寒者所致耳何以知脈白之為內傷也惟其脈亦盛而且堅是必傷于食者所致耳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麗以明沈天者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于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于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

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

此言病之間甚內外可即色以知之而有治病之法也上文言以脈知病而此則公欲以色知病故帝言病之益甚者其色本粗以明而忽然沈天不明者是也又其色上行于面部之上則邪氣有升而無降病之方為益甚若其色乃降于面部之下如雲徹散則邪氣有降而無升病之所以方衰也且其色各有五藏之分部有外部有內部其色從外部走內部者病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部走外部者病必從內走外所謂從內走外者即病生于內也內為陰經外為陽經當先治其陰後

治其陽若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則病反甚矣所謂從外走內者即病生于外也外為陽經內為陰經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若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則病反甚矣

此二段與素問標本病傳論靈樞病傳篇先治其本同意除腹脹大小不利而言耳既觀其色又觀其脈方為詳審其脈滑而帶大帶代帶長者皆陽脈也乃為病從外來其外證目有所妄見志有所妄惡乃陽氣之并于外也即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使之變焉而病已矣即此而推則其脈瀉而帶小帶代帶短者皆陰脈也乃為病從內來其內證目有所畏見志有所獨憂乃陰氣之并于內也即當先治其陰後治其陽使之

變焉而病亦已矣

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關中薄澤為風沖濁為痺在地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此言病有風有厥有痺者候之面部可知其病審之五色可分其藏也公以風為百病之始病乃上部所感厥逆為寒濕之起病乃下部所感何以別之為問帝言欲知風與痺者常候關中其色薄而潤澤病之感風者也若沖濁而不清則病之為痺者耳至于沖濁之色見于地部面部下停則厥之為病也蓋厥自足經而上逆者耳此

皆其常色可驗者若夫欲知五藏之分病則又以青為
肝以赤為心以黃為脾以白為肺以黑為腎各以其色
而分五藏之風痺厥也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木氣入于藏府者
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
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
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卒，猝，同。母，拇，同。

此言人有不病而卒死者有病雖小愈而卒死者有其
由與其驗也蓋不病而卒死者以大邪之氣入于藏府
也病雖小愈而卒死者以赤色出于兩顴大如母指者

此其驗也大指也然不病而卒死者有黑色見于首面

大如母指此亦其所驗也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雷
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
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
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
臍也面主以上者小腸也面主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
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眦上者膺乳也挾繩
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
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膕也此

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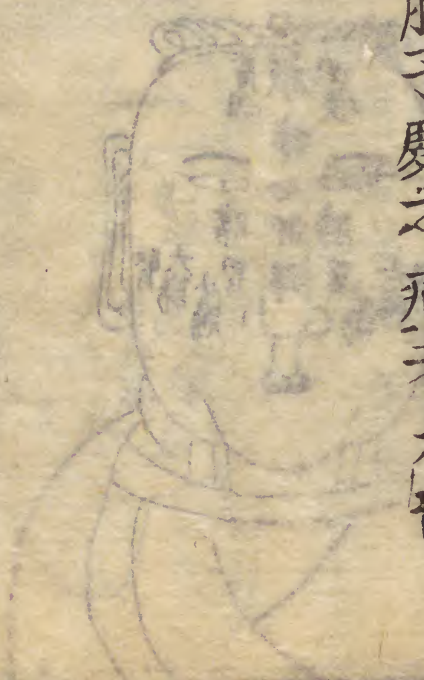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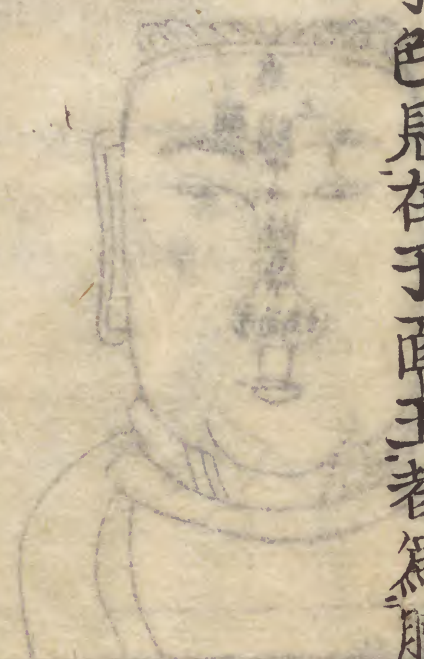
此言五藏六府肢節之各有部分也上文言庭者顏也顏為額中而此以庭為首面者正以顏為最上乃面之首耳上文言闕者兩眉間也而此曰闕上者咽喉也以咽喉之部在眉間之上耳又曰闕中者肺也以闕之中即眉之間正為肺之部耳下極鼻柱也在兩目之間五藏肺為最高而肺下即心故曰下極者心也其心之直下者即鼻柱而下也為肝之部肝之左即為膽則在鼻

挾額之間矣其肝之下為脾方者鼻隧也面王者鼻柱之端也鼻隧之上即迎香之上為胃胃之外為大腸乃正額之下大腸之外為腎則大腸為中央而胃與腎所以挾大腸也當腎者臍也面主以上為小腸面主以下為膀胱子處此乃五藏六府之部也至于肢節亦各有部額者所以應眉額之後所以應臂臂之下所以應手又推而上之其目內眥之上所以應膺與乳也又推而下之頰外為繩挾繩而上者所以應背循牙車以下所以應股其中央所以應膝膝之已下所以應脛當脛已下為足其巨分者所以應脛之裏巨分者所以應膝臑

此又肢節之部分也故嘗_二統而論之自額而下關上屬首咽喉之部分也自關中循鼻而下鼻端屬肺心肝脾腎五藏之部分也自目內眥挾鼻而下至承漿屬膽胃大腸小腸膀胱六府之部分也自顙而下頰屬有臂手之部分也自牙車而斜下_二隕屬股膝脛足之部分也故第二節曰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關庭王宮在于下極者此也是以見于面者各有部分惟其有此部分則當知病在陽經陰為之裏所以宜用陰以和陽也病在陰經陽為之表所以宜用陽以和陰也

如終始篇寫膽補明此部分斯有萬舉萬當之妙矣又肝寫肝補膽之意

能別其左右是謂能知大道也又能分別男女是謂能識陰陽也如下文所謂男子色在于面王者為小腹痛女子色見在于面王者為膀胱子麤之病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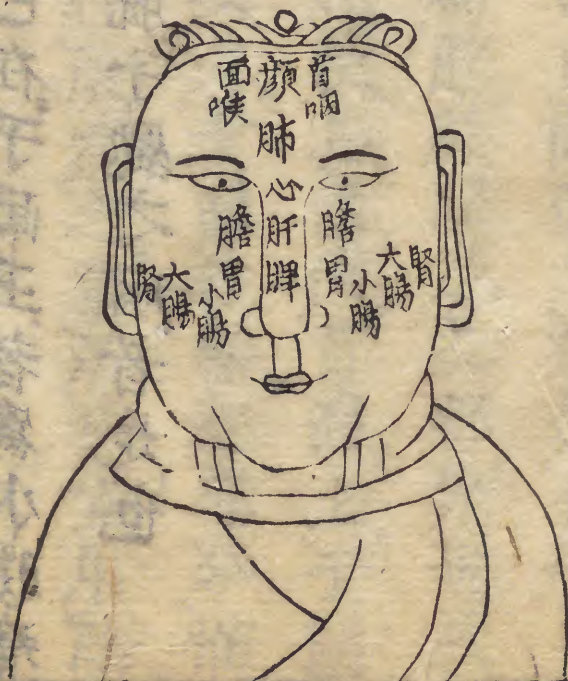
五藏六府於面之圖

庭者首面也關上者咽喉也關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太陽也掖太陽者腎也當腎者膈也面主以上者小腸也面主以下者膀胱子處也



男子色在手面注為少腹痛下為邪痛其圓直為華痛若女子當為膀胱子處之病

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關庭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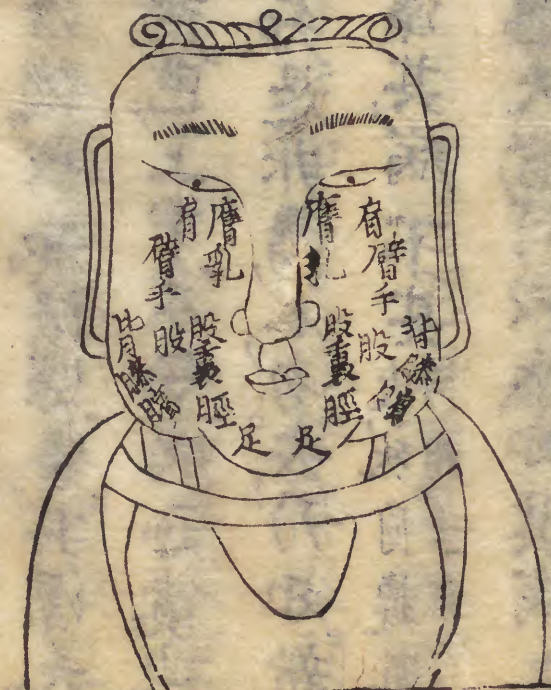
肢節於面之圖

明堂者鼻也關者眉間也庭者頰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如是者壽



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明堂潤澤以清

頰者肩也觀後者臂也下者手也目內背上也者臂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猶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膈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膈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



審察澤天謂之良工沈濁為內浮澤為外黃赤為風青黑
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癰寒甚
為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沈以知淺深察其澤天
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
于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
故色明不麗沈天為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天殊同搏圍
此承上文而言審察部分之澤天者可以悉知其病也
部分有潤澤者有去衰者能審察之謂之良工其色為
沈為濁病乃在藏故為在內其色為浮為澤病乃在府
故為在外黃與赤者為有風青與黑者為有痛白者為

有寒黃色而如膏之澤者為有膿赤甚者為有血然青
黑雖為痛而痛甚者又為癰白者雖為寒而寒甚者又
為皮膚之不仁不仁者不知痛痒也此五色者各見于
部分之中必察其色之浮而可以知病之淺察其色之
沈而可以知病之深察其色之澤而可以知功之成若
天則衰敗矣察其色之散而可以知病之近若搏聚則
久矣視其色在上而可以知病于上若在下則病在下
矣積神氣于已心而病之為已往為今病者皆能知之
故相視氣色不能至于精微者不知病之為是為非性
屬意專心而無所誑奪則凡病之為新為故者洞然也

且何以知病之為甚其色貴于明若明不能麗大而反見沈夭者病之所以為甚也何以知病之不甚其色雖貴于明澤然不明不澤而不至沈夭病之所以不甚也若此則沈夭者誠可慮耳
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
此承上文而言五色之散者其氣雖痛而聚則未成也駒駒然者色散如駒馬之逸也蓋聚之成否可即色之散聚以為驗故知色散而未有聚則其病尚散所痛者不過氣耳聚安得而成乎
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先尅之色所以受尅者為必病也上文言下極者心也心之色主赤挾大腸者腎也腎之色主黑今下極之色黑乃腎之乘心也故心先受病以腎色來尅為之應耳然不惟心被腎尅者為然凡肝部見肺色脾部見肝色肺部見心色腎部見脾色及六府之相尅者皆如是法以推之耳

男子色在于面主為小腹痛下為卵痛其圓直為莖痛高為本下為首孤疝瘻陰之屬也女子在于面主為膀胱子癆之病散為痛搏為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臍為滯有潤如膏狀為暴食不潔

此言部分之色當分男女以知其病也男子之色在于
面主鼻端當為小腸痛其色見于面主之下當為陰卵痛
其色見于面主之下圓而且直當為莖垂痛凡色見于
面部高者為本以男子屬陽陽在上也下者為首其色
從上而之下似物之有首者向下而行故病在于內即
如其色當如孤疝瘻陰之屬也女子之色在于面王當
為膀胱經及姪子之病即胞絡宮也其氣色散者
為痛而不至成聚若氣色搏聚不散則成聚而不止于
痛然其聚之在內者或方或圓或左或右各如其外色
之形耳若其色隨而下行至于尾氍則其病之在下者

當有淫浸之物素問痿論謂之白淫潤澤如膏之狀者在也不然
則為暴食間即出不潔之物耳何也其下行之勢內外
一致也

左為左右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
此又言部分之色當分左右以知其邪也凡男女之色
見于左者則病必在左見于右者則病必在右其色有
邪氣或聚散而不端正一如其面色所指即可以知其
病耳

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赤大如
揄莢在面王為不日

此又言五色各有別鄉其色粗者其病久也別者異也
別鄉者即分部也所謂色者即青黑赤白黃之色皆端
正盈滿各有分部假如心色主赤小腸亦赤其色如榆
莢之大在于面王之部則是小腸有病非止于一日也
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
此又言五色上銳則上向下銳則下向而左右亦然也
色者即上節五色也銳氣色端尖銳也首空者即上文
顏為庭庭者首面也今日首空猶云腦空也
以五色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肝合
筋心合脉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此又言五色屬于五藏而五藏各有所合乃為視色之
總訣也蓋青色屬肝而肝合于筋故見其色之青者即
可以知其為筋之病也餘藏倣此

○論勇第五十 內論勇怯之士忍痛不忍痛故各篇

黃帝問于少俞曰有人于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
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
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
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
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
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

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
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
堅固不傷于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
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
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于寒外內皆然乃
病黃帝曰善

此言人之受邪而有病否者以其色有不一皮有厚薄
肉有堅脆也少俞言四時各有虛邪賊風在春名爲青
風在夏名爲陽風在秋名爲涼風在冬名爲寒風八之
色黃皮薄肉弱者主脾氣不足不能勝春之青風而爲

病木來尅土也色白皮薄肉弱者主肺氣不足不能勝
夏之陽風而爲病火來尅金也色青皮薄肉弱者主肝
氣不足不能勝秋之涼風而爲病金來尅木也色赤皮
薄肉弱者主心氣不足不能勝冬之寒風而爲病水來
尅火也其所以成病者如此至于有不病者正以色黑
而皮厚肉堅者不傷于四時之虛風若色黑而皮薄肉
脆者則傷于長夏之虛風耳長夏虛風者見于六月而
與陽風同也亦土能尅水之義耳彼黑色而皮厚肉堅
者雖長夏之虛風亦不能傷之也豈特不傷于四時之
風哉但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亦有四時而爲病必其既

感于風又重感于寒既病于內又感于外始有所病不
然則未必成病也其異于他色之易病者遠矣四時之
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
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
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
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盼恐不能言失氣驚
顏色變化作死作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
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
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難去
此言人之忍痛不忍痛者以其皮肉有不同而非由于

勇怯之故也勇士有不忍痛者見難雖能向前而見痛
則止彼怯士有能忍痛其見難雖恐而遇痛則不動也
勇士有忍痛者見難固不恐而遇痛亦不動彼怯士之
不忍痛者不分見難與痛目轉而盼恐懼不敢出一言
退然失氣恍然而驚顏色卒變甚至作死作生也殊不知
忍痛者正以皮厚肉堅且緩也不忍痛者正以皮薄
肉脆且急也豈關于勇怯之故哉

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
衝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
則氣盛而胃張肝舉而膽橫皆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

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
士者目大而平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弱肝短而小肝系
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脇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
胃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
也

此論勇怯之士所以有不同也夫所謂勇士者兩目至
深且不轉睛逃避而甚固有長衝直揚之勢內之三焦
紋理橫生心則端正而直肝則甚大而堅膽則汁滿而
橫下怯士不滿而縱則此曰滿及其怒也氣盛而胃張
肝舉而膽橫背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皆勇士之所

以然也夫所謂怯士者外目雖大而不深開閉相失轉

睛不常也內之三焦紋理則縱弱肝之骨乃短而小

本藏云弱肝短舉者心下肝之系則緩膽則不滿而縱腸胃則挺然

而不曲脇下則空而不堅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胃中

肝葉雖舉氣衰復下所以不能久怒此乃怯士之所以

然也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
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慄悍其入于胃中則胃脹
氣上逆滿于胃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于勇士氣衰
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恃也

此言怯士得酒而不避，勇士之故也。蓋酒為水穀之精，
熟穀之液。此語又見營衛生會篇其氣則慄悍，故入于胃中則胃
脹氣逆，胃滿肝浮，膽橫，斯時方將自比于勇士而不知
避之。至于酒氣既衰，則悔此之謂因酒而恃逆者耳。

○背腧第五十一

論五藏之腧在背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腧出于背者。岐伯曰：背
中
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間，膈
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
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按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
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刺之則不可灸。

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
瀉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焦當作顛，後世作惟，俞前輸通用，毋無同。

此言五藏之俞可灸不可刺而有補瀉之法也。五藏之
俞皆在于背，故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大腧者大杼穴
也。去中行督脈經大椎穴左右各開一寸半，其肺俞以
中行三椎為主，心俞以中行五椎為主，膈俞以中行七
椎為主，肝俞以中行九椎為主，脾俞以中行十一椎為
主，腎俞以中行十四椎為主。左右各開中行一十半，按
中行脊骨而計之，則相去三寸所故。欲得驗諸穴者，乃
按其處，其中必應之，而內痛乃解，是乃五藏之各俞穴。

也但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故邪氣盛則寫之正氣虛則補之凡以灸火而補之者毋吹其火必待其火之自滅可也以灸火而寫之者當疾吹其火即傳過其艾以繼之須其火之速滅可也

○衛氣第五十二內所論不止衛氣止有其浮氣之不循氣經者為衛氣下句今以各篇行

揭衛氣之為要耳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于五藏而外絡支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

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絡于門戶能知虛石當作實之堅軟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于天下

此言營衛藏府標本之難窮而能窮之者可以盡病法而高天下也人有五藏精神魂魄賴之以藏人有六府水穀等物賴之以化六府為表其氣內連于五藏而外則絡于支節人有三焦宗氣精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下焦之氣升于中焦以達于上焦而生此衛氣衛氣陽性慄悍行于皮膚分肉之間乃浮而在

外者也故曰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營衛生會篇云衛在脈外

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營氣營氣陰性精專隨宗

氣以行于經隧之中故曰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氣

營在脈中衛氣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營氣由肺經以行

于十二經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無端運行不息亭

亭乎其理之高且虛也淳淳乎其理之渾且微也

孰能窮之然所以分別陰陽諸經者皆有標本虛實之

處故能分別手足之十二經者必能知病之所生在何

經也能候諸經虛實之所在必能知病之為高為下也

能知六府之氣往來有街氣有往來之街見下文必能

知所解所結所契所紹之門戶也契者合也紹者繼也能知病虛

之為軟病實之謂堅者必能知刺法補瀉之所在也凡

此者皆以其能知手足六經之標本故耳真能洞察乎

此而非天下之所能感矣前禁服篇云可以為天下師

者此也

岐伯曰傳世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

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

在竅陰之間標在窓籠之前窓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

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膂與舌下兩脈也足厥陰之本

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膂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

人迎頰挾頰額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
在背膺與舌本也

此先言足太經之標本也足太陽膀胱經之本在于足
外跟以上五寸中即附陽穴附陽本右外踝上三寸今

有二寸而踝上又三寸則當是附陽穴也其標在于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
即睛明穴睛明左右有二故曰兩絡按本經根結篇言

于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膽經之本在竅陰之間足第四指
如非標在容籠之前容籠者耳也即聽宮穴也根結篇同

足少陰腎經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即交信穴其標
在于背腎俞穴與舌下兩脉據根結篇當是廉泉穴也

根結篇云少陰起于湧泉結于廉泉足厥陰肝經之本在行間上五寸

所疑是中封穴標在背之肝俞穴根結篇云厥陰根于大敦結于玉英

足陽明胃經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頰額也根結篇云

陽明根于厲兌結于頰大頰大者鉗耳也足太陰脾經之本在中封前上

四寸之中疑是三陰交穴標在背之脾膺與舌本廉泉

穴也根結篇云太陰根于隱白結于太倉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寸也手少陽

骨之端標在背膂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
中標在腋卞下三寸也

此言手六經之標本也手太陽小腸經之本在手外踝
之後疑是督脈經命門標在命門之上二寸疑是督脈經命門
上卽十三椎懸樞手

少陽三焦經之本在手小指之四指間上二寸當是腋
標在耳後之上角當是絳竹空手陽明大腸經之本在肘

骨中當是曲池穴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于鉗上疑是胃經
手太陰肺經之本在寸口之中卽太淵穴標在腋內動

脉卽中府穴手少陰心經之本在銳骨之端卽神門
穴標在背之心俞穴手心主卽手厥陰心包絡經之

本在掌後兩筋之間卽內關穴標在腋卞三寸卽天池

穴
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

石當作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
此言治前各經標本之法也凡候手足諸經者在下爲

本本虛則厥盛則熱在上爲標標虛則眩盛則熱而且

痛故盛者實也當寫之所謂絕其邪氣而止之者是也

虛者當補之所謂引其正氣而起之者是也
請言氣街胃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
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胃者止之膺與背膂氣在腹者止

之背腧與衝脉于膈左右之動脉者氣在脛者止之于氣
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于
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
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此言氣行有街其止有所而有所刺之法及所治之病

也首節帝言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

故以四街言之本經動輸篇有街者路也凡氣之行于

頭者止之于腦氣之行于胃者止之于膺與背腧膺之兩

背腧係膀胱經凡氣之行于腹者止之于背俞蓋五藏六

府在于腹中而其俞穴則在于背也又在胸前與足陽明

胃經衝脉穴及膈左右之動脉即足陽明胃經之天樞

穴也氣之行于足脛者止之于氣街此即足陽明胃經

之氣衝穴下穴而二名者也及足太陽膀胱經之承山

穴在腓下及外踝上下諸穴然凡取此四街宜用以九

鍼論第七之毫鍼必先按其處而為時既久其氣應手

乃以鍼刺之其所治者在頭則主頭痛眩仆在腹則主

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但積痛而可以移之者其病

易已若有積而不痛則雖治之亦難已也

○論痛第五十三內有鍼石火熅之痛耐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

腠理之疎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炳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于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炳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炳者何以知之少俞荅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炳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炳亦然

此言人于鍼石火炳有耐痛與不耐痛之異也毒藥之勝與不勝分見

未節鍼石者古人以石為鍼也火炳者艾火也人之

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必耐于痛凡鍼石火炳皆然也然耐火炳者又加以黑色而其骨美耳人之肉堅皮

薄者不耐于痛凡鍼石火炳皆然也

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

此言人有同病而有易已難已之分也蓋多熱則邪猶在表故易已多寒則邪入于裏故難已耳

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太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勝平一

此承上文而言人于毒藥有勝與不勝之異也

○天年第五十四內以百歲為論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

猶何失而死何得而生歧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楨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楨音盾素問移精變氣論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此言人之始終皆有所以然之故也方其始生賴母以為之基坤道成物也賴父以為之楨陽氣以為捍衛也故失父母之神氣則死若守神氣則生矣

黃帝曰何者為神歧伯曰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

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所以得神則生也人有血氣皆已融和人有營衛皆已通利心之志為神皆舍于心肝之神為魂肺之神為魄皆已畢具此則人之所以為人而

得此者則生也

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歧伯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卒去聲

此言人有壽夭生死之殊當觀其壽者而可以推夭者之反是也

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致之歧伯曰使道隊以長基墻高以方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隊隊同使去聲

此言人之百歲而終者之由也。使道者水溝也。俗云其人中其
 隊道以長面之地部為基耳。為蔽為牆乃高以方營衛
 之氣皆已通調而面之三里即三部也。俗云皆已聳起
 其骨高其肉滿所以百歲乃得終也。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
 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
 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
 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膝
 理始踈榮華頰落髮頰班白平盛不挫故好坐。五十歲肝
 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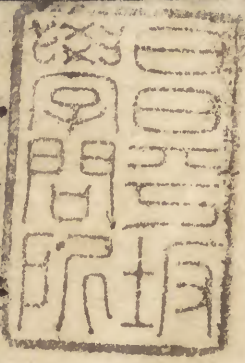
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卧。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
 肺氣衰魄離故言善懼。九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脈空虛百
 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此言人之十歲至于三十以漸而盛四十至于百歲以
 漸而衰也。其氣在下氣盛于足之六經也。趨者較走更
 疾矣。步者較趨更緩矣。坐者較步似倦矣。至五十歲以
 後則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腎者每十歲而日衰
 故五十歲肝膽衰六十歲心氣衰七十歲脾氣衰八十
 歲肺氣衰九十歲腎氣衰百歲五藏俱衰善憂悲者以
 心主于憂也好卧者衛氣不精也魄離故以肺藏魄者

失其故也言善誤肺主言也腎氣焦者水竭則焦也
 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
 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墻薄脉少血其肉
 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脉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
 壽而盡也數音朔 中去声

此言人之中壽而盡者以內虛而外盛也五藏皆脆較
 之五藏堅固者異也水溝不長較之使道隊以長者異
 也其鼻孔向外而張鼻為肺竅肺氣泄矣師傳篇云鼻孔在外肺泄
 又肺主氣今肺氣不足故喘息而為暴疾也基墻甚
 卑較之基墻高以方者異也脉薄血少而肉脆較之骨

高肉滿者異也數中風寒者以其血氣虛脉道不通所
 以真邪相攻而相引也真為正氣邪為邪氣也



黃帝內經靈樞發微卷之六終

文心丁卯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六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六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六

